

欽定前漢書

十之十卷
五三一三

前漢書卷三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

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

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

雇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

輶耕之壟上

師古曰輶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

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
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
閭左之人皆遣戍也

食貨志勝廣皆爲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
屯爲其長帥也

行至斬大澤

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
量計之音大

各反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
數音所

皆角反下此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
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

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

項燕爲楚將數有

功

師古曰燕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

爲天下倡

師古曰倡讀曰謂首號令也

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朴曰狐鳴祠中卽是也如淳曰以鬼道威衆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爲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魚書狐鳴以威衆耳

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

繖蓋四維而卒買魚亨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

舉之音曾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音步浪反

夜構火狐鳴呼

曰大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戊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戌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

呼音火故反

卒皆夜驚恐目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師古曰指而私

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詭異但主

陳勝耳卒何爲並日吳廣然則衍廣字

勝廣素愛人士

卒多爲用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曰將尉

廣故數言

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

奪而殺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

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

服虔曰藉猶借

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

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

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

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

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師古曰言求之而得

不必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

也

師古曰祖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

爲壇而盟祭

以尉首

師古曰以所殺

尉之首祭神也

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

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

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

斬以東

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

攻銅鄧苦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

縣名也銅音竹乙

行收兵比至陳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兵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

縣令也。○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獨守丞與
守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
守者，一日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

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

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
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劉攽曰：此門名

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

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令召呼之。

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師古曰：堅堅甲

也。銳利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
兵也。

立爲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

張說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

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

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

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

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

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卽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廣圍榮陽

李由爲三川守守榮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徵召也

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

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

周文陳賢人也嘗

爲項燕軍視日

文穎曰周文卽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師古曰視日

事春申君

應劭曰楚相黃歇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

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

水名在新豐東音許
宜反解具在高紀

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子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

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爲好陽師古曰

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

峴頭山而北流人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

二月餘章

邯追敗之復走電池

師古曰電音涵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

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

師古曰召讀曰邵

勝怒捕繫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

師古曰言爲讎敵與秦無異○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

師古曰從居宮中示

優禮也拘而不

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

遣故謂之繫

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

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謂尊也

趙承秦楚

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

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

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悉盡也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

誅吳廣

師古曰矯詐也
託言受令也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

尹印使爲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

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鄭

師古
說

讀曰悅
海縣也
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敬曰按是時章邯
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圖

東海疑鄭是鄭字
下乃有鄭下軍耳鄧說走陳鋗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鋗

人董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

張晏曰凌泗水縣也
銚符離沛縣也
取慮徐臨淮
縣也
師古曰縹音先列反
取音趨又音秋
慮音盧將

兵圍東海守於鄴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爲將軍

張晏曰
畔名也

監鄒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

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

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一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

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

勝以降秦葬燭謐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

軍

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

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觸

起新陽

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

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

師古曰爲于僞反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

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爲戒徇音辭峻反

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

師古曰之往也

方與縣名也
音房與音豫

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井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

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

田儋殺公孫

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

如淳曰微要也

微

散卒復相聚歛也

師古曰微音工堯反

與番盜英布相遇

師古曰番卽番陽縣也於番爲

盜

故曰番盜番音蒲何

反其後番字改作鄱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文穎曰地

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

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

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

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

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

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

呼涉

師古曰呼謂大廻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

呼涉

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

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

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防武自治之以付吏而

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韋昭曰臨淮縣

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卽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効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
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
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
已止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
劭曰漸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